

## 廊桥情缘

龚克玉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四川省大邑县新场镇，是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被称为“天府水乡”，也是川西地区规模最大的“船”型水乡古镇。它是四川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镇，因其千年遗韵被人们誉为“最后的川西坝子”。

新场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当数横跨江河上的“永安廊桥”。每逢节假日，省内外游客蜂拥而至，廊桥被游人挤得水泄不通，似乎要找回千年的记忆。

廊桥上，可观山望景；廊桥下，可品茗垂杆；河心间，还可踏浪戏水。有时，在裸露的河滩上或许还会捡到奇石宝贝。此桥一桥连两县，跨过廊桥就是邛崃市的茶园乡。这座美丽廊桥，是一座历经沧桑数度变迁的铁索桥。

历史上，该桥为木质桥时数度被洪水冲击，桥身倾覆，两岸居民只得乘渡船往返赶集，走亲串友。

到了民国，新场当地人，原川军二十三军

军长刘禹九凭其威望，倡议募捐修建铁索桥，历经三年，铁索桥终于建成，两岸居民又可以自由往来了。

我与古镇铁索桥的情缘，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记得那年，我邀约村里的她，骑了一辆加重自行车。她搭后座，却保持有五寸以上距离，连衣服都忍挨着。我们沿着老家土路，一路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来到古镇，先是在古牌坊处停留歇息，隐约见一牌联，上写：鼓声咚

咚，打去旧年旧月；秧歌阵阵，迎来新岁新春。据说是刚解放不久，新场古镇政府邀请一个文化人写的对联。

当年的新场古镇可谓热闹非凡，大邑县顺口溜中都说的是：一新一二唐三渡口，一新指的就是新场古镇。十天赶三场，一到逢场天，像牌坊街、下正街、香市街这样的闹市街区，人挨人，箩筐挤箩筐，背兜贴背兜，扁担压扁担，草帽、斗篷、蒲扇、叶子烟杆等，满街舞动，有时你想转身都有些难。

铁索桥上晃悠悠的来往人群，看得我和她眼花缭乱。我便动员她，一起跨过索桥，到对面的茶园乡逛逛。本就晕车晕船且有些恐高的她，看着铁索桥下湍急的河水和晃悠悠的索桥，又犹豫了。我扶着她慢慢退回桥头，沿河堤石阶，下到河心一处裸露的石滩，找了一块大礁石，坐在上面观景、聊天。

记忆最深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那个夏日。铁索桥上游出坝河的一场大雨，瞬间引起山洪暴发，冲毁沿河不少庄稼、房屋、道路和桥梁。

“新场铁索桥被冲断了！”消息像爆炸性新闻四面传开，我和她各骑一辆“笋壳牌”旧自行车，一路颠簸，来到人声鼎沸的铁索桥头，看着断裂的铁索在风中摇曳，部分断面埋入河中，栏杆上挂满了枝桠布条，在渐渐退去的洪水中颤动。汹涌的河水无情地拍打着我俩曾坐过的那块礁石，面对此情此景，沿江民众无不扼腕叹息。

铁索桥的断裂倾覆，给两岸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后来，铁索桥又重新屹立于古镇江岸！直至二十一世纪初叶，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兴盛，一座由仿古木结构建筑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巨型廊桥牢固地立于出江河之上。

历经风雨、数度变迁的铁索桥成了历史的记忆。

而今，信步廊桥，回望廊桥的前世今生，怎不叫人潮澎湃、思绪万千。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45 期

## 幸福的童趣

杨安庆

夏日，八岁的孙儿放了暑假，嚷着要我带他出去玩。到哪儿去寻找一个清凉又适合儿童游玩的地方呢？忽然想到曾有朋友介绍过青霞镇有一个叫幸福公社的地方，规划设计有创意，不管老人、青年还是儿童，在那里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乐趣。

我和孙儿迎着徐徐晨风，从大邑县城东门出发，沿川西旅游环线行十一二公里，便到了青霞镇的幸福公社。一到目的地，孙儿就兴奋起来。只见一根横卧的大枯树干上面写着“幸福公社”四个大字。标志牌下一对石雕的小孩，卧在草丛仰望天空。他们是在注视天空中白云的变化，还是目送远飞的大雁？是在夜晚数着天上的星星，还是想上月亮玩耍？充满童趣的雕塑，给人无限的遐想。

我们按着地图的指引，来到一排别墅前，别墅的仿古大门各具风格，有横梁式的，有拱券式的。大门两边大多摆放狮子、麒麟、貔貅等石雕。门上大都配有铁把兽头门环，尽显中国建筑元素。

“爷爷，你看这里大门有石头娃娃。”我一看，一道大门前安放石雕小孩栩栩如生。正在疑惑之际，一位闲游老者向我解释说：“少见吧，这是石奶娃娃，过去是有钱人家用来镇宅、纳福的。”

蜿蜒的街道把我们引到阿童木广场。广场上几座彩色卡通雕塑，以及绿色草坪，好像一个童话世界。

孙儿指着广场上的雕塑问道：“爷爷那是什么？”

“阿童木。”

“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日本卡通里的铁臂阿童木，是人造机器人。你爸爸小时候最喜欢他。他的本领可大了，有十万马力，七大神力，无私无畏。”

“那不和孙悟空一样了？”

“差不多吧。不同的是孙悟空是中国的神仙，阿童木是日本人的理想机器人。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阿童木上天靠两条腿上的火箭筒。”

孙儿想了想说：“还是孙悟空厉害，筋斗云不要燃料。”听了孙儿的话，我微微一笑。孩童的世界就是天真烂漫。

我们一路闲游，最后来到匠人街广场。摆摊的在广场上围成一个大圈，有卖玉制品的，卖玩具的，还有签名售书的，不一而足。

吸引我的还是手编工艺的现场制作。我们来到编织中国结的制作摊点。摊主是一个中年妇女，推上堆满大小不同各式各样红红的中国结。她手里的红绳不停编织着。

我问他：“多少钱一个？”

她说：“看你买哪个，价不一样。”她指着那个如意结说，这个十元，又指着一个小的鲤鱼结说，这个要二十元。

“为什么大的便宜小的反而贵？”

“大的有模框，看上去复杂，编起来快，小的没模框，全凭手上功夫，复杂的有时要编半天。”摊主答道。健谈的摊主还给我们介绍各种结的象征意义。如鲤鱼结象征年年有余，长寿结象征人寿年丰，福字结象征福星高照，蝴蝶结象征福在眼前。她告诉我，如果买来送人，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又来到草编摊位前，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桌上的圆筒中插着草编的蝴蝶、蜻蜓、蜻蜓，在细细的草茎上一颤一颤的像是在轻盈地飞动。旁边摆着孔雀、龙、凤等较大的草编。看着这些草编，仿佛自己置身于田间草际，静听虫鸣鸟叫，回到遥远的童年。

我静静地站在旁边，欣赏他那富有魅力的双手，只见青绿的蒲草经他手轻轻的梳理，然后撕成一条条细细叶条。柔软的蒲草细条在他灵巧的手中来回上下抖动纵横穿梭，灵巧动作带着节奏感。不一会，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精灵逐渐展现在你眼前。

我问他：“哪里人？”

他答：“德阳人。”

“来多久了？”

“几天了。”

草编艺人说话舌头不像他的手那样灵巧，显得憨厚而又迟钝，问一句答一句，表情和话语透露出性格的淳朴。

孙儿闹着要买这买那。于是我挑选了一只蜻蜓，一只蜻蜓给他。他欢喜极了，说：“爷爷，我回家和小伙伴一起有玩的咧。”

一天的旅程不知不觉结束了，我跟着孙儿走，还有的地方没去，不免有些遗憾，但感受到了久别的童趣之乐，幸福满满的，人似乎也年轻了许多。

## 春夜听雨

邓西媛

春雨，绵绵如旧。敲在长满青苔的石井栏上，似乎在无声地宣告着这一年的归宁。无声，却有声。

听雨，淅淅沥沥。似听远道而来的旧友诉说分别后的见闻，带着新奇，带着陌生，带着一丝丝悠远的向往。从何时起，这雨也开始满着青黛了？大约是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彩吧。青青河畔草，自然也“青”草上露，露自雨生，露既青，自然雨亦青。何况，这还是从青天里降落的呢。

这雨，来得及时。新翻的泥土尚缺一点青色的润泽，播下的种子也还缺一点滋养，就连锃亮的锄头犁耙上，也还忘记了带上往年流淌的汗。

这个春夜，似乎触及到千年前那颗喜雨之心。那句传唱千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此刻，仍旧深深地打动着。少陵野老，也曾有多少个夜晚像我这样倚窗听雨呢？

雨丝，连成线，结成珠，从茅屋上的湿草间一点点滴落下来，敲在木桌上的破碗里，“滴——答”，灯光轻轻爆了一下，烛火摇曳，也摇动着诗人那颗敏感的心。他有些喜悦，那一夜听雨，也不知，他是否曾隐隐期待，余生就将在这里安然度过？历经漂泊的孤舟，最渴望的便是岸。

而今，听着这雨声，不知是否与当年的那场雨声相同？如果“今月曾经照古人”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一场雨一定也曾淋湿过他那“浑欲不胜簪”的头发。若是如此，我也正该借着这雨帘，隔着千年的时空向他道一声：久违。

这春夜的雨啊，悄无声息地就将人笼在绵绵的沉思里，不由得追念起那些雨中沉吟的身影，念起他们与雨邂逅的美丽，念起那些跨越千年依旧动人心魄的缠绵悱恻。如此，倒也不算辜负了这雨的殷勤。

听啊，年年归来的春雨，正以轻灵的脚步开启你我尘封的记忆，念起远行途中那些值得怀念的人……

## 斜江晚渡的神往

潘崇军

渔舟唱晚牧童归，古渡苍茫绕翠微。  
四面烟萝美似画，引人遐思入非非。

这是居住斜江河边的安仁镇清末秀才安敬堂赞斜江晚渡的诗。

斜江晚渡在哪里？

“斜江晚渡”是大邑县著名的八景之一。由于在县志史料记载中只是说“在县南五十里处”，于是有人说晚渡在今天的苏场一带，有人说在今天的唐场一带。

斜江晚渡到底在哪里？我们还是从安敬堂为何会使人“想入非非”说起。

第一个令他想入非非的是与苏场每年正月初九到十五在灯笼上挂红灯的习俗有关。

传说苏场过去的斜江河苏家渡是一个大渡口，常停泊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商船，两岸布满了卖各种商品的摊点，到晚上，灯火通明，如同白昼。从这传说中可见，这本来就是一个繁华的码头。更让其出名的是这个地方还曾出过一个国王——一个叫李力的孤儿，随远方来的大船出外

经商谋生，没想到流落到雁瓦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正逢国王招驸马，他冒死去应选成功，从那时起，李力为了感谢曾带他去雁瓦国的老板家人，每年正月初九到十五都要派人来苏场渡送钱财致谢。为了便于好找，老板家人就在苏家渡自己的家门口立一根灯杆，挂上大红灯笼作为标记，以便派来的人好找。

苏场从此有每年都要举办灯杆会的习俗缘于此地曾出过国王的传说。这传说，对于聪敏勤奋、志欲进取却又时运不济、功名无缘的安敬堂来说，没有触动么？李力孤儿鬼使神差成了国王，自己作为秀才，能力在李力之上，美丽的公主如能相遇，一定会抢先把自己看上的。为此，我们看出，斜江晚渡应当在今天的苏场。

但又可说在今天的安仁廖营渡。安仁在唐代就建县了。安仁的繁华也应该得力于拥有廖营渡。唐代诗人杜甫是否来过道教的发源地鹤鸣山，我们无法考证，但大家公认的“窗含西岭千秋雪”诗句中“西岭”就是大邑的西岭雪山。而“门泊东吴万里船”句中，泊船的江河具体在哪



## 病中的精神世界

邹永林

我病了，时而头疼发热，时而冷  
迷朦中我仿佛被反复煎熬着  
心境被时空隧道拖进拖出  
痛苦迷茫，无奈的躯体被阴霾肆虐  
生命过渡着生命轮回的变体  
病魔摧残着我自尊的精神世界

在病中，我看见了鲜花绽放的风采  
看见了，被狂风横扫撕裂而折断的躯干  
看见了，各种形态体的抗争和挣扎  
看见了，雨后彩虹骤变后的五彩射电  
萎缩的躯体守候着平安的惠赠  
假如这个世界没有病痛的折磨  
人们的生命体又将变成何等的风流  
大千世界似乎因为没有病魔而变得和谐安宁

我病了，但我在治疗  
让那些各种形状的药块液体  
在我的躯体中冲撞而将病魔驱赶出去  
我用躯体炽热的抗体，击溃病毒的侵扰  
治愈着有症状和无症状的病毒感载体  
让灵魂和躯体经历千百度高温  
锤炼出一个新的健康的强壮的生命体  
痊愈了，脸颊红润了，欲望开始冲动

一阵晕眩！啊！我又渴望着爱的拥抱

## 乌斯河的乃乃包

陈明勇

一昼夜的火车  
从未停止嘶鸣  
和着一整夜的风

浅白的月色  
浸湿了乃乃包的山

乌斯河畔的村  
和异乡的你

枕着大渡河峡谷  
思绪已爬上了树  
树是自由的  
山谷里的河是自由的  
坡上的石头也信马由缰

来时没有下雨  
去时也没下雨  
但树知道  
深埋地下  
潮湿的泥土  
一样可以  
泛湿你的眼眸

河畔的风吹得更野  
让你呼吸更深  
回音更沉

清晨，  
卯家湾雪后

何磊

雪花一片一片  
悄无声息，顺着垂下来的  
夜色，落到记忆  
炉火的外边

落到树梢歇歇  
落到岩石，住下来  
落到山头  
睡个圆圆好觉

白茫茫的大地  
冰封了阳台滑门  
冰封了瓦匠蠢蠢欲动的摩托  
和女人小手的嘟囔

我俩和保罗挨着火炉，别无所求

时间已不在  
地球也停止下来  
大山披着白色铺盖继续沉睡  
叩着冰花的玻璃，卯家湾无应答

晚上九点  
武勇

一群下了晚班的人  
像急切归巢鸟  
昏暗的路灯下  
张望着公交车来的方向

冰冷的夜风  
掠过他们的脸庞  
凝着霜色的眉发下  
惨白着凄凉

有两三个  
来接的车停到身旁  
那开心啊  
手舞足蹈着跨上后座  
其他人  
都投过去羡慕的目光

远处  
终于有了公交车的光亮

人们涌动着挤到路旁  
不等公交车停稳  
便拥堵在车门的地方

不要去指责他们互不相让  
那颗饥饿的，寒冷的心  
此刻多么渴望  
回到那个叫窝的地方  
也许很狭小  
也许有些脏  
但那里有一张小小的床  
那是心中  
最温暖的地方

## 失眠

月亮不在窗前  
我寂寞地坐着  
路灯的光  
被风吹进来  
轻轻地披我一袭淡黄

秒针围着自己的心  
转圈  
一不小心  
那滴答滴答  
重重地摔在地上  
溅我一身

声音的碎片

路灯灭了  
碎片的光芒  
让我看见  
窗户外铁栅栏  
塞住了一枚冰冷的月牙

## 要什么

邓川波

你在桥上等我，我在船上张望  
西水凉晨，思绪轻渡  
低头，止水处见你  
抬首，霞已染红

我在古建群中寻你，你在缆车上远眺  
青砖白墙，原野山光  
巷口，闻香不见花  
山头，花落不见你

你在俗世见我，我在灯前枯坐  
三千人情，三千世界  
前世  
我在书外  
当下，你在我诗中

(本版稿件由四川大邑县西岭文学社组稿)